



花潮

1910年 滇越铁路

张长生

1931年 安宁桥

1951年 泸沽湖

中老铁路

1931年的安宁桥，在昆明至碧鸡关的弧路上站成了倔强的脊梁。木头与钢铁咬合的声音里，藏着“要让车轮碾过山路”的滚烫执念。

在此石缝里扎根发芽，哪怕最初的道路，不过是马道拓出的窄痕，却如梯田里的禾苗，在风雨中执着生长，承载着打破阻隔的千钧希望。

1941年的巫家坝，跑道在战火中奋力延伸。驼峰航线的飞机带着硝烟掠过云岭上空，翅膀掀起的风里，既有生死交织的重量，更有“生死不该是屏障”的铿锵呐喊。驼峰航线通途，航空的种子就这样深深埋进红土深处，在炮火与期盼中扎根，如滇山茶般绽放，点亮了云端的希望。

1975年，江声轰鸣，上海至水富的船队劈开浪涛，螺旋桨搅碎了满江夕阳，“通江达海”四个字第一次在山民心中有了具象的形状。江涛漫卷起航篇，内河的碧水从此被期盼焰得发烫，载着山民从未有过的憧憬——原来江河不只是隔绝天地的天堑，更是通向远方的黄金航路，浪涛翻滚着孔雀蓝的波光，漾着千年未改的通达梦想。

如今再望云岭大地，路已长成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血脉，如梯田的脉络般遍布山野，织就出大地锦绣

的容颜。

万里高速公路，如黑色巨龙在群山间起舞盘旋，漫山的山茶映着龙影，纵横的脉络四通八达。高速如龙缠峻岳，通道像银链般甩出境外，“县县通”“村村通”的毛细血管，把最陡峭的孤村、最偏远的山寨，都温柔地揽进通达的怀抱。记得泥石流冲毁路基的夜晚，建设者跪在泥泞里钉下第一根钢桩，泥浆裹着的是“路断了就再造”的倔强；暴雨中核对水文数据的灯光，比雷火还要明亮，因为那灯光里，照着“不能让村寨再被遗忘”的滚烫承诺，如梯田上的星光，点亮了山民的希望。

近代的云岭，每一条路都浸着数不尽的艰难。1910年，滇越铁路的汽笛第一次划破高原的沉寂，中国境内465公里米轨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喘息，像一条瘦弱却坚韧的脐带，把山民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一点点输进闭塞的群山褶皱里。米轨初鸣破岭烟，这是近代云岭交通的第一缕光，微弱却无比坚定，足以让澜沧江的浪涛驻足倾听，让群山深处的希望，如孔雀开屏般悄然萌芽。

五千多公里铁路在红土下深沉呼吸，上千公里高铁如银箭穿梭，掠过层层梯田，绕着烂漫山茶，划破云岭千里碧色。高铁银箭射天云，中老铁路的汽笛与马帮铜铃在时光里相遇，撞出跨世纪的回响；大瑞铁路穿怒江峡谷而过，隧道里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坚硬的岩层，更照亮了“要让火车爬上雪山”的执着狂想。当道钉紧紧咬紧冻土的刹那，那些测算过百次的曲线参数，忽然有了舞火把的温度，顺着铁轨蔓延，漫向更远的星群，映得沿途的山茶愈发红艳。

通达的航空网络在云端布阵，昆明长水的夜色里，跑道灯与星光交融，璀璨夺目。空港星罗连远域，航线织就了绵长的“空中走廊”，连接着四方天地，鹰掠过苍山雪顶，漫山茶映入翼旁，翅膀裁开的不只是厚重的云层，更裁断了横断山脉千年的遥望。山民笑着说，飞机飞过的轰鸣，比最嘹亮的山歌还要动人——那是梦想升空的声音，如孔雀鸣般清越昂扬。

五千多公里航道在江河里舒展腰身，水富港的吊臂举起沉甸甸的集装箱，澜沧江一湄公河的巨轮载着晨曦缓缓泊岸，浪涛倒映着岸边梯田的轮廓，古驿站的桨声还在耳畔萦绕。澜湄帆影映新篇，新的浪涛已写下更壮阔的诗行，江河的通航梦，顺着水流一个个从憧憬变成现实，如滇山茶般次第绽放，艳染云岭千里长堤。

这哪里是寻常的路？这是云岭大地终于舒展的筋骨，是祖辈们代代相传的期盼，在当代结出的沉甸甸硕果，如梯田里饱满的谷穗，醉了岁月，暖了人心。

交通网络越织越密，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的枢纽轮廓，在山河间愈发清晰鲜明。云岭大地舒展新姿，如孔雀开屏般喜迎远客。枢纽牵丝通内外，铁路网是钢铁手臂环抱着家国内外；高速公路，把中国的暖意源源不断地送向邻邦，沿途的山茶笑着迎客，绽放着万千友好情谊；国际航线在云端织就巨网，昆明长水的风里，飘着多国语言的亲切问候；澜沧江一湄公河的浪涛上，商船往来的汽笛，是“共荣共生”最生动的注脚，浪涛拍打着梯田岸边，奏响和谐的乐章，传遍四野。

这份执着，早已刻进云岭儿女的骨血，融于血脉，不可分割。公路丈量山河时，每块里程碑都刻着“坚韧”二字，如梯田里的顽石，屹立天地；铁路演算数据间，每个小数点都藏着“严谨”之心，如山茶绽放般精准；银鹰划破云层之际，每条航线都写满“坚守”之意，如孔雀守护家园般执着；航船劈开浪涛之处，每道航迹都浸着“赤诚”之魂，如红土般厚重深沉。

万千归途的尽头，总有山寨的火塘暖融融地燃着，静静等候晚归的故人。这跨越百年的交通巨变，是云岭对“远方”最深情的回答，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生动模样。百年执着路通全，它在岁月里静静生长，带着马帮的铜铃、汽笛的长鸣，银鹰的翅膀，续写着永不落幕的通达传奇，在云岭大地上绽放出岁岁常新的光彩。

过往征途七彩绘，如今处处换人间。
千峰峻险红军越，五岭逶迤使命担。
转瞬云来风带雨，须臾雾散日出天。
鸟蒙气贯牯牛山，山路四十八道弯。

云南巍山拱辰楼感怀（新韵）

世外桃源芳誉在，人间此处更宜生。
石碑默默昭忠烈，英木苍苍沐暖风。
百军南犯陷腾冲，一国老幼共争雄。
明城青瓦藏春梦，暮雨晨晖慰故园。
百丈拱辰堪大观，魁雄六镇锁西南。

小凉山火把节（新韵）

盛唐风采播名奉，土曾呈字舞篇。
三进三出茶马过，一来一去古都迁。
歌声欢乐林中树，松焰烧明寨上天。
满载乡愁游子还，香风绿野小凉山。

在元谋（三首）

羽童

千年酸角树

我沿着一条小路走进了雷丁村
仿佛穿越了一条旧时光的路
从前，我不相信穿越
从不相信可以通过“穿越”这两个字
将潦草的这一生重新活一遍
但是，此刻，我真真切切地穿越在
古老的织锦中，穿越在沧桑和不朽的
千年时光中

在雷丁村，你才知道什么是光和影
懂得什么叫斑驳陆离
在雷丁村，你的舌头才能打开味蕾
尝到人间的酸甜
酸角树的叶子是酸的，果子是酸的
果子泡的水是酸的
酸味可以让你陷入无限遐想
与可能性的夏日故事
比如，躺在密集的树冠下就此宿夜
比如，把家搬来安在雷丁村
陪老人乘凉，看狗散步
闻空气中淡淡的牛羊粪味

雷丁村，因为酸角树你才可以叫雷丁村
雷丁村，因为酸角树你才可以忘掉生活的苦
人才活了下来，人和树一起活了下来
活了千年甚至更久

在元谋猿人遗址

雨水漫过一百七十万年的裂缝
我触摸到的石器在风化
他们挖掘出的骸骨
已长出石英的根须

在这里，劳动是具象的
人之所以成为人，也是具象的

被干热的风吹过万年的那棵桉树
根系深深地扎进红土，而脚下
细密的红沙土，盖住了直立人的骸骨
火种在岩层深处亮了一瞬
又归于灰烬。那些散落的牙齿
正在咬合黄昏的缝隙

而泥土
在阳光中裂变
热坝子更换过时光，却不曾更换
元谋人的姓氏

龙街渡口怀古

也只有龙街渡，如此
雄性的峡谷岩壁
才撑得住长江滚滚，一路向东

龙街渡，是服役戍边的书生
命运的正反两极，是六百年
明史册页中，一滴悬而未落的涛声

在龙街渡口，我看到一条大江
像带来沙子一样，带走砂岩般的呜咽
我生出一种恍惚，仿佛亲历过
那个铁血纷飞、九死一生的寒冬

在龙街渡口，我想朝着滚滚江水
仰天长啸，掬一捧英雄泪
只是，回头望去，不知
何人曾与你共饮一壶浊酒
送别你，从这里走向大道的尽头

临江而望，听见心中的沧浪之水
水中有月亮轻拍着天空
那属于六百年前的杨慎
属于空荡荡的秋月春风

在龙街渡口，我想朝着滚滚江水
仰天长啸，掬一捧英雄泪
只是，回头望去，不知
何人曾与你共饮一壶浊酒
送别你，从这里走向大道的尽头

待到风和晴日暖，又将耕种大门开。
蜡梅含泪花容去，疏柳萌芽春信来。
十里长龙如玉链，百支圈舞转金环。
一花牵动寻芳客，儿时风味似留痕。
望眼平川荷万亩，遮阳碧叶桂千根。
谁将水墨画乡村，七月翠湖蒙党恩。

捡 秋

杨继渊

一边捡，还一边唱：“白露到，核桃掉，小小核桃满地跑。”在捡核桃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接触核桃皮的汁液，时间一长，一双白嫩嫩的小手就会被染成淡青、青绿、青黛、乌青，需两三个月才会自然褪去。

“秋风吹兮核桃落，满地金兮满园香。”青皮核桃捡回家后，堆在院坝里，像一座座小山。我们盯着眼前的核桃，仿佛看见了雾气蒸腾的核桃箐。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庞上，绽开了灿烂的花。为了提高剥核桃效率，青皮核桃先要用艾草或细沙“捂”上几天，待青皮变软发酥，再用小木槌一敲，核桃就会从紧裹着的青皮里跳出来。再敲一下——咔嚓——白白胖胖的核桃仁就呈现在眼前。将新鲜的核桃仁放进嘴里，轻轻一咬，一缕山林秋果特有的香脆嫩爽之味驻在舌尖，齿颊生香，回味绵长。

故乡彝寨依山而建，缺少平坦的晒场。趁天晴，家家户户把剥皮后的核桃摊晒在土掌房顶。只见莹莹的秋空下，一片片灿烂金黄，这成了彝寨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称之为“晒秋”。

核桃晒好没多久，中秋节就到了。心灵手巧的母亲开始做拿手的油炸核桃饼。首先将核桃仁烤熟，放凉、碾碎备用。然后将金黄色荞面和小苏打混合，加糖糖与蛋液，并淋上一匙猪油，倒入碎核桃仁，搅拌均匀，揉成面团。随后揪下一小团面，拍成扁圆状，贴在锅内慢慢烘烤。当面饼变成金黄，香气四溢，便轻轻取出。咬上一口，入口酥脆，香甜味美，令人百吃不厌。除了做核桃饼，母亲还会做一道特别的“核桃炖猪脚”，即把猪脚剁块炖熟后，加入去皮的核桃仁，炖十来分钟即熄火，口感油而不腻。当然，节日的餐桌上，也一定少不了核桃炒肉片、核桃炖鸡汤、油炸核桃米等美食，这让长大后成为游子的我，无论走在哪里，都忘不了家乡的味道。

一棵树，就是一个地标，一幅风景、一份遥远苍郁的乡愁。捡核桃，就是捡秋。手捡核桃，心留乡愁。一枚小小的核桃，就这样包裹了乡情、乡音、乡思，一棵高高的核桃树，就这样撑起了山乡秋季的纯真、欢乐和丰收。

红色的雪域之光

黄立康

在独克宗古城“山寨卡”红色民居文化陈列馆的一个玻璃柜子里，我见到一只铜瓢。铜瓢手柄厚实，瓢身凹凸。我可以肯定这只铜瓢曾无数次与生活的尖锐、坚硬发生过碰撞。它是一根硬骨头，动荡生活的撞击无法夺去黄铜朴实的光亮，在虚实之间，铜瓢一次次舀满又清空。最后，当我隔着橱窗与空空的它对视，我知道，其实瓢身里注满了故事。铜瓢原本没什么奇特之处，但旁边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给贺龙军团刚出生的女儿贺捷生送牛奶的铜瓢。”

陈列馆主人、我已去世的表叔赵嘉林是从他母亲孙八妹那里得知这只铜瓢注满了红色的。孙八妹是我外公孙大旺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后来，那次拜访表叔时，他将这个记忆片段讲述给我。这个过程仿佛用小铜瓢从大水缸里舀水，然后倒进一个更大的碗里。那是1936年春夏之交，高原依旧寒冷，中甸城边的高山，山顶仍有积雪。在赵家做丫鬟的孙八妹听到家主赵阿印（赵嘉林父亲）吩咐家中男仆，要男仆给驻扎城外的红军送一些新鲜的牦牛奶，说是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月光之城独克宗的中心寨子围着大龟山而建，山下有清泉涌出。清泉前是月光广场，广场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心镇公堂，现在是中央宣传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自1984年创建，经多次改造，是月光城的一笔鲜亮红色，向南来北往的来客展示迪庆藏族自治州厚重的红色文化。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散发着红色的雪域之光，而这光芒在整个迪庆州此起彼伏。迪庆州党史办的老师为我提供了近年迪庆州革命遗址的普查数据：迪庆州现有革命历史纪念设施48处，其中香格里拉市33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11处、德钦县4处。这些革命遗址里保存的故人和往事，如同星光，照亮前行的夜路。

我在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见到了赵阿印的简介：赵国富，字如舟，藏名阿印，清光绪八年壬午年（1882年）生于中甸县独克宗古城一个商贩家庭，幼时读私塾，青年时代从商于丽江、鹤庆、下关、康定、西昌等地，热心公益，素以长厚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从商务农直至1964年逝世，享年83岁。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北上抗日，途经中甸（今香格里拉），藏族商人赵阿印在陆云鹤（贺龙的随身翻译、向导）的引荐下，有幸多次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将军。在红军的教育指引下，赵阿印积极为红军筹办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经过四昼夜的抢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是简笔的史书，清淡得像注入太多水的墨汁。红军长征博物馆里的一段文字为这段红色历史增添了许多细节：“1936年4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下，在沿江5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途经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7个乡镇，在境内行程405公里，发生了两次战斗，翻越了3座雪山，先后停留休整了19天。5月2日，贺龙应邀来到噶丹·松赞林寺，说明了红军经过中甸北上的意义，阐释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噶丹·松赞林寺帮助红军，并向寺院赠送了“兴盛昌族”的锦幛。”

我们都在历史的叙述中，作为讲述者和被讲述者，呈现事件的影响。我时常想，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中甸时，我的外公孙大旺在做什么？1936年的春天之后，继续在独克宗古城和金沙江边来回奔波的赶马人孙大旺，是否想起那支叫红军的队伍？在离土旺村不远的渡口苏普湾（属丽江）和渡口木斯扎（属香格里拉），以及沿江的其他四个渡口，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爱护民众，红色军旗鲜艳得让人激动。红军去了哪里？他们会回来吗？

1961年，孙大旺病逝。一个火塘渐渐灭了，有关祖辈所有的爱恨往事，都化为山川的云泥和亲人们记忆的星星。茶马古道也渐渐沉寂，慢慢荒芜了吧。有一次我向大姨问起外公的死因。大姨说你外公是共产党员，去石鼓开会，摔倒后伤到肺，留下了病根。又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和表姐聊起家族往事，表姐说她小时候见过一个党证，上面有孙大旺的名字，可惜当时没有好好保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我的外公没能赶上好的时候，他的孙子遇到了。如今，在外公孙大旺曾经生活的土旺村和他的家乡独克宗，变化日新。月光灯当落地的马帮之城、暗含金沙的浩荡大江边，随处可见红旗飘扬。